

## 第二章 司马攻散文的人格本体性

陈剑晖在《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中专门讲到散文作家的“人格主体性”，对于作者的作品来说，这种分析无疑是重要的。本章将沿着这条思路，将“人格本体性”折射到他的作品上，也就是更加侧重于散文文本所传达的人格主体性，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精神主体的独创性与心灵自由化，融入与表现本真的生命内涵，禅宗式、哲思式的诗性智慧。本章将从司马攻散文中选取最适合的例文来阐述其散文的人格本体性。

### 第一节 精神主体的独创与心灵的自由化

任何一个优秀的作家，其作品都是作者人格的一种写照。对于散文创作者来说更是如此，因为散文是最接近人的心灵的一种文体，正如作家雷达所说，“散文是与人的心性记忆力最接近的一种文体。”在散文创作中，作者无时无刻不在透露着自己的人格秉性，散发着自己的精神气质。“幕隔开，因而他的主观感情表达得最为直接，个性流露也最为鲜明。”<sup>[1]</sup>对于司马攻来说，也是如此。司马攻的散文总是不经意就传达出他独特于其他人的东西：他敏感多情，笔调温和，对各种平淡之物也能化俗为雅，写得意蕴深远，耐人回味。

笔者认为，司马攻的散文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特点，跟他个人的成长经历是分不开的。第一，在于他青年时期移居泰国的经历，这样的移民经历使他的文章总是带有绵绵的乡情，也影响了他其他题材的文章。司马攻自己也说，“假如我不是身在海外，假如我少年时没有在中国居住过，假如我没有两个‘故乡’，那我也不会写出如此这般的散文。”<sup>[2]</sup>第二，被泰国这样一个“微笑的国度”的本土文化所感染的本土文化所感染，使其温和而友善，他在论及人世凡事时，有一种悲悯和淡然的禅意。第三，移居国外和成功的商业经历，使得他不受政治和经济的束缚，可以比较自由地思考和抒发感情，也不用考虑成名获利；他的写作甚至是从商之余的调和，是在物质上的充实后，希望获得精神上丰富的一种平衡，这样的写作状态自由而纯粹。正是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使得司马攻的散文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以下笔者将结合他的作品具体分析。

<sup>[1]</sup> 陈剑晖，《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11月

<sup>[2]</sup> 司马攻，《明月水中来》，八音出版社，2005年7月

乡情色彩浓郁是司马攻散文的一个特点，他有许多篇章都是围绕这个主题而下笔的。“司马攻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是在中国的故乡中度过的。这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是一个人的性格和意识形态定型的时期，因此，这一段在故乡度过的岁月，便在他的心灵中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到了泰国之后，虽然每天拼搏于商场，但故乡的影像却无时无刻不在他的脑际回旋，这样，当他执笔为文时，故乡的形象便自然而然地流于笔端。”<sup>[1]</sup>如第一章所提及的《明月水中来》就是这样的典型。而《故乡的石狮子》，《祖母的芒果树》也是集中抒发对故乡的思念之作。在《故乡的石狮子》中，作者寄“乡情”于石狮子，写得颇有童趣。童年时，作者作为一个顽皮的小男孩，石狮子曾是它惟一的玩物。“课余时间，这里没有木马，没有翘板，更没有秋千架，我便经常地趴在石狮子身上玩。抱着它的头，摸它突起的眼睛，凸出的鼻子，更能引起我兴趣的是它口中的那颗圆圆的石珠。”由于在童年时结下的单纯而牢固的感情，作者离开故乡四十多年，对家乡的景物有些已依稀难记，“但总是忘不了我家祖祠门前的两头石狮子”。即使到了泰国，见到了泰国式、缅甸式的石狮子，但总觉得陌生，少了几分“亲切感”。这种感情显然是碍于深埋在心底的“乡情”而对异国他乡同类事物的排斥。总觉得故乡的东西是最好的，因为它是曾经生活的承载物，自然多了一份情感的色彩在里面。这种经历就是作者十分个人化的情感，具有独创性的特点，这是他人无法复制和模仿的。

我们再来看看司马攻的善良温和的笔调。我觉得这是司马攻的奇特之处，中国有句话叫“无商不奸”，司马攻作为一个商人，其作品却处处洋溢着人情味，对身边的人，对身边的事物都有一种悲悯的情怀。这缘于作者把两种身份区分得很清楚，就像作者自己所说，“我承认，我的神经分裂得颇为‘成功’，我措理商务时，忘了自己是司马攻；当我写文章时，我是百分之百的司马攻。”作者确实是分裂成功了，在他的文章里，丝毫嗅不到一丝商人的气息，看不到斤斤计较，只有大气和淡定。在《倒茶》一文中，作者写了自己如何养成给来客倒茶的习惯，作者写这样一个小小的生活习惯，目的十分单纯，正像当初养成这样一个习惯一样，是没想那么多的。“倒茶是轻而易举的事，但祖父和父亲都是说这是‘家教’，而我却不知‘家教’是什么，只管我的‘倒茶’。”即使在当了砖石店的总经理后，由于店里打杂的有其他工作，“倒茶之事便常常落在我的身上。”作者也没有计较那么多，还是经常给顾客倒茶。后来有人在报纸上写文章说，“倒茶”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似乎倒茶成了一种经营手段和策略。尽管作者对此颇不以为

<sup>[1]</sup> 陈贤茂，杜丽秋《文坛双璧 交映生辉——司马攻梦莉散文之比较》，《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3年1月

然，但还是自问道“我的勤于倒茶会不会被人认为这是一种手段。”这是作者的一种天真而朴素的担心，也是对“中华文化伦常中的小小环节——倒茶”被人利用的嘲笑。但后来作者也平静了，不理睬那些人的胡乱的想法。因为“我的倒茶并没有别的用意，连小时曾经接受过的，倒茶是一种‘家教’的念头也不复存在。倒茶只是我的习惯……”。从养成倒茶习惯的无所欲求，到面对质疑时，在内心对这种无所欲求的习惯的坚持，都显示了一个温和大度的人的形象，这是商场之外的“司马攻”，也是其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这受益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谦和”与“微笑国度”泰国的“善良”品性的双重熏陶所得。王淑秧在《司马攻印象》中写到“像司马攻先生这样亦商亦文，以商助文，正说明他与铜臭不相干的精神境界。”<sup>[1]</sup>司马攻既是一个亦商亦文的复合体，也是一个边从商、边从文的分裂体。

我们再来看看司马攻散文对心灵自由化的追求。所谓“心灵自由化”，就是作家对个人内心世界的自由探索。心灵的自由在散文中之所以重要，根源于散文本身作为一种无拘无束的文体，对真实表达内心感受的重视。“散文对生活的表现不应仅仅停留在对现实生活的忠实临摹的层面，而应当侧重于对人的‘内宇宙’的开拓，即表现出心灵的热情和自由自在的存在。”<sup>[2]</sup>“如果一篇散文作品不能表现出一个人心灵的质量同时加深我们对心灵存在的理解，则这样的作品无疑是失败的。”<sup>[3]</sup>司马攻的散文中就有对心灵存在的追问，比如在《云与水（外三章）》中，第一篇“问雁”，开篇就把外界之物与内心之物联系起来，“雁！你们是雁，为什么偏偏要在碧空上排个人字？而我是人，为什么在我心中深深地嵌着一只雁！”作者感慨时代变迁后雁还是南来北往，不停息地飞翔。之后，作者就把笔触指向了自己的内心，问道“而我心中的雁呢？是从哪一雁阵中掉下来的！”。作者没有停留在对大雁的描述上，而是把自己内心的情感和雁联系起来，自由抒发。就是在这样一两百字的篇幅里，作者完成了从外而内的心灵探索。还有第三篇“珍藏的泪”，也是这样短小而精悍的作品。泪由眼中流出，作者却将其藏进心里。这篇文章，作者就是在盘点着自己所珍藏的泪，此时的泪已经不是单纯的生理反应，而是一段段生命经历的结晶——“每一滴泪代表着我生命的每一个转折点；每一滴泪有着一件悲苦的故事；每一滴泪是我为我最爱的人而献出。”“我把你这些珍珠般的眼泪，在我的心田深处编成一串珍珠项圈，我珍爱这串泪的珠圈。”作者以诗一样的浪漫语言把“眼泪”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我认为只有在诚恳地面向内心时才能作出这般细腻的描述。首先是对内心苦难和委屈的承受，继而把这些苦难和委屈都咀嚼成诗篇。这样的文章读来情感充沛，作家的内心世

<sup>[1]</sup> 王淑秧，《司马攻印象》

<sup>[2]</sup> 陈剑晖，《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11月

<sup>[3]</sup> 同上。

界和人格形象也呼之而出。司马攻作为一个年轻时离开故乡的移民，作为一个在商场打拼多年的生意人，其间必然有曲曲折折的经历，和比常人更多的心路历程。这时作者面对内心的情感，可以比较自在地遨游其间。

## 第二节 融入与表现本真的生命内涵

本真，即真实、纯真、赤诚。陈剑晖认为，散文意在表达作者三个方面的本真：心灵的本真、感情的本真和生命的本真。这三个方面互相联系，层层递进。只有抱着一颗纯真无邪的心，才能完全无掩盖地发出自己的感情，在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情感后，经过提炼，可以抵至个体甚至人类的生命内在世界。而那些不能做到表达“本真”的写作者，“他们不是以整个的生命，以赤裸诚挚的心灵去感知事物、去拥抱世界，而是将自己包裹起来，以伪装的满身披挂代替对生命的全部理解。”<sup>[1]</sup>这样的散文只是一些矫情的，无病呻吟的文字堆积。司马攻的散文有自己的精神诉求，就像他自己在序言里说的“虽然我的文章大多数是在孤独和寂寥之中写成的，但是我的作品并不是无聊的文字，也不是商余的产品。我写文章有我的理想，我曾经为了写文章而放弃了一些商务。”<sup>[2]</sup>我们纵观司马攻各个时期的散文，都可以发现他是言之有物的，从散文集《明月水中来》到《人妖·古船》，中间隔了八年，所以，第二本散文集是不吐不快，非写不可的真情文章。特别是其中的悼文，写得真切质朴，隽永深厚。

“生命的内涵”也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从美学的角度讲，生命本身就是一种美。生命有力量美，有变化美，有创造力的美。所以，把“本真”和“生命内涵”结合起来，就是把“本真”作为“生命内涵”的一个重要元素——虚假造作的东西根本谈不上具有生命的内涵。我们追索司马攻散文对本真的融入与表现，是颇有价值和意义的。

在《玉溪三题》中，第一篇“抗浪鱼”写这种鱼终生抗浪，作者问道“它究竟抗的是什么？梦想的是什么？追求的是什么？这只有抗浪鱼自己知道。”作者写抗浪鱼的这种精神，也是在思考自己的价值观：一种鱼类况且如此，作为一个人，我们是不是也要有所追求，有所梦想。作者讴歌抗浪鱼的这种拼搏精神，为生命体的不屈服而动情。他写到，“我默默的为抗浪鱼的顽强斗志以及执着而赞叹。”特别是后面写到有人为了捕杀抗浪鱼，就是利用了抗浪鱼的这种斗争精神，（捕鱼人故意制造出“假潮流”来诱捕抗浪鱼）。作者深为痛心，因为人类不仅

<sup>[1]</sup> 陈剑晖，《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11月

<sup>[2]</sup> 司马攻，《明月水中来》，八音出版社，2005年7月

不学习赞叹这种进取的精神，反而利用鱼的进取精神捕杀它，这种欺骗手法让作者为人类而自惭形秽。此刻的作者叩问自己的内心，不由生出对同是生命体的抗浪鱼的同情，同时也祝愿这种强大的生命力生生不息，繁衍下去。即使人类一时得逞了，真的捕获了一批批的抗浪鱼，但是“抗浪鱼没有被捕完，抗浪鱼的故事也讲不完……”作者赞美生命力，赞美拼搏精神，赞美顽强，赞美坚韧，这不正是所有生命体都应该学习的品格吗？作者写“鱼”，写“人”，最后其实写到了一切生命体的本质，这是感情的本真，也是生命本真的体现。

司马攻对生命本真的集中关怀在于他的悼文。一是因为悼文这种特殊的主题容不得半点的亵渎，所以写作悼文往往是情到浓处，悲从心来的产物，司马攻在《人妖·古船》的序里谈到他的悼文时写道：“这些悼文是我不想写，不愿写，而我与逝者生前的感情，骤然间人天两隔，一阵阵怀念之情涌上心头促使我动笔。”<sup>[1]</sup>散文理论家傅德岷也谈到，“思人念物，追怀往事，由于这些人和事同自己有着切身的关系，痛则切肤，悲则彻骨，写出来的常常是情深的好文字。”<sup>[2]</sup>所以古今中外的悼文，通常都让人动情。二是因为对逝者的追忆也是对生人的鼓励，对在世者的安慰，以及反思生命的无常和匆忙。陈剑晖认为，就生命的表现形式来说，死亡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任何一个对生命敏感的作家，他都要涉及到生命与时间，这也是文学作品的深度之所在。另一方面，死亡还表现了人对存在的恐惧。由于意识到生命的短暂，所以导致了生命的焦灼，或者对生命产生了一种哀愁一种悲悯。”<sup>[3]</sup>因此，对悼文的研究是对一个作家心灵的深层的探究，可以发现作家对生命的态度，以及对人世感情的态度。胡凌芝就有一篇文章专门分析了司马攻的悼文《枪怀瓣瓣寄真情——读司马攻的悼念文章有感》，为我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蓝本。该文以“真情”为关键词，分析了每一篇悼文所表达的对逝者的怀念之情，他评价司马攻的悼文“营造出枪凉凄伤的氛围，表达了真切质朴的情怀，在平实的文字中蕴含着隽永深厚的意味”<sup>[4]</sup>。本文试图换一个视角，以“生命”为关键词，探索作者对生与死的联系、转化的感慨，这样的分析更具有诗性，也更有深度。

如《岁月，留不住一个黄昏的残梦——悼吴继岳先生》。作者记载了与吴继岳先生的交往和去医院看望吴先生的变化。吴先生逝世的那天，作者感慨自己的祝愿没有实现，

**“三月三日下午，我接到你逝世的消息，据我到你家拜年刚好是一个月。我**

<sup>[1]</sup> 司马攻，《人妖·古船》，八音出版社，1998年2月

<sup>[2]</sup> 傅德岷，《散文艺术论》，重庆出版社，2006年1月

<sup>[3]</sup> 陈剑晖，《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11月

<sup>[4]</sup> 胡凌芝，《枪怀瓣瓣寄真情——读司马攻的悼念文章有感》，《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向你祝福的吉祥话：‘祝你身体健康，诸事如愿。’这两句话对于你都落空了。你没有恢复健康，也不能如愿，你走了，遗下一个黄昏的悬望而溘然长逝了。

日薄西山，钟鸣漏尽，无情的岁月终留不住一个黄昏的残梦。”

凡人的祝愿往往只是一种自我安慰，能不能起到实际的功效，是不能抱太大希望的。作者感慨岁月无情，生前好友就这么离开了，最后的生命不过是一个“残梦”了。一个月前，这个人还能说话，还能同你交流情感，一个月之后，这个人已经不在世上，生命的美，生命的创造力就这样消失了。作者以一颗纯净的心面对这种凋敝，忍不住伤悲。

如《看你在火光之中——哀悼翁永德》。

“你的生命已滑到人世边缘，二十四小时的短暂时间，正为你的寿命开始倒数。

我这回看你，并不是平常的问候，而是死别。

……

昨天，这相片是你的肖像，今晚，我悲瞻你的遗容。

……

看你，在火光之中，我含悲送你故去。

唉！阴阳之隔就在火里、火外！”

我相信每个人面对这样的文字都会动情。这样的篇章当是作者“盈着满眶眼泪，酸着鼻，悲痛地写出来的。”<sup>[1]</sup>当一个人的生命即将终结，此时的每一秒钟都变得非常神圣，因为一个生命慢慢从世界上消失，很多的记忆将随之远去，你再也触摸不到。昨天还是肖像，今天就成遗像，仅仅是短短的二十四小时，从生到死，从有到无，从纷繁辉煌到平静安息，与之有关的东西都变了；而且这种变化再也无法挽回，不可逆转，怎不叫人唏嘘。但就像海德格尔说的，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死亡，但正是死亡使人更像人，这是人的本质。是死亡让旁观者思量逝者生前的种种行为，是死亡让旁观者反思自己“生”的意义和价值。死亡因此有了诗意和寓意。司马攻沉浸在无尽的惋惜与伤悲中，他把自己的感情融入了其中，这是体验生命的形式之一，司马攻以一颗经历过各种变迁（移民、经商、旅游各国）的敏感心灵，去感知命运的无常。读者也跟着他一起怅然，并且情不自禁地融入这种气氛中，与作者一样变得纯真与美好。

### 第三节 禅宗式、哲思式的诗性智慧

司马攻的散文在表现“哲思”方面是非常突出的，梦莉在为《明月水中来》

<sup>[1]</sup> 司马攻，《人妖·古船》，八音出版社，1998年2月

作序时，开篇总结司马攻散文的特点就提到这点，“他（司马攻）的那些流畅的文字，细腻的笔触，以及寓意深长，充满着人情味，蕴着哲理的佳作，真是脍炙人口……”<sup>[1]</sup>寓意深长，蕴含哲理是司马攻散文的重要特点之一。胡凌芝在评价司马攻的散文时用了三个词：散广、深邃、高雅。其中的深邃就是指“他的散文思想敏锐、内容丰厚，而含深邃的意味。”<sup>[2]</sup>倘若我们把视野扩展到他的小说，可以发现，司马攻比较关注突然的变化，擅于制造情节起伏，让文章意蕴深远。林承璜称这种手法为“尺水兴波”的艺术技巧，并评价他的小说“篇幅都很小，但容量却都很大，艺术感染力也都很强烈，足见其功力之深。”<sup>[3]</sup>同样的功力运用在散文中，就表现为想象力和创造力；把一些平常的事物和重大的主题联系起来，使得写作对象不只停留在表面，而是挖掘出了其另一个层面的东西。陈剑晖在谈到“散文的诗性智慧”时认为，它是构成散文本体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创造性、想象性和审美性的融合；而智慧，是对于知识的反思和超越，是对于事物‘所是’的穿透性的追问。”<sup>[4]</sup>按陈剑晖的说法，禅宗是中国传统诗性智慧的最为集中和典型的凝结，禅宗侧重对事物感悟的非理性思维。哲思是西方思辨哲学的凝结，它是以理性思维为基础，从现象出发而后直逼事物核心的阐释方式。司马攻由于幼时曾在中国接受过传统文化的教育，骨子里流淌着传统文化的血液，所以他的散文里时常有禅宗的妙语；又因为司马攻成年后在泰国接受的不一样的教育，游历欧美的国际视野，使他的思辨能力也得到了锻炼。所以，我们在司马攻的散文里能看到这两种智慧。

（一）禅宗式的诗性智慧。禅宗式的诗性智慧讲究“悟”，比如几件看似不经意的事情背后有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可能是非理性的，没有逻辑关系的，但是确实有不可说破的、冥冥存在的关系。禅宗不特别要求修行环境，而随著某种机缘，偶然得道，获得身处尘世之中，而心在尘世之外的“无念”境界，而“无念”的境界要求的不是“从凡入圣”，而更是要“从圣入凡”。得道者日常生活与常人无异，而是精神生活不同。在与日常事物接触时，心境能够不受外界的影响，换言之，凡人与佛只在一念之差

比如《兰姐》讲述了几件和兰姐相关的小事，第一件是兰姐在窗口挂着两盆风兰，后来“我”说叫她拿回去，因为这是厂里的规矩，她就把风兰全部送给了别人；第二件是兰姐病重后，向“我”辞职时有一个要求：就是她希望能留在工厂

<sup>[1]</sup> 司马攻，《明月水中来》，八音出版社，2005年7月

<sup>[2]</sup> 胡凌芝，《散广、深邃、高雅——司马攻散文格局之我见》

<sup>[3]</sup> 林承璜，《追求“尺水兴波”的艺术技巧——略谈司马攻三篇不同类型的微型小说佳作》，《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8年3月

<sup>[4]</sup> 陈剑晖，《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11月

的宿舍里养病，但是“我”没有答应她，也是因为厂里的规矩。后来兰姐去世了，“我”才猛然悟到：为什么不可以有例外呢？所以“我”这次强烈要求“破例”为兰姐赠经。但是即便如此，又有多大意义呢？作者懊悔道“这一次的例外对兰姐有什么好处呢？假如她得到的是第一次、或第二次的例外，对她的心灵多少有些安慰，现在呢？就是有更多的例外对她也是一无所补的！”人死不能复生，即使现在为她破例，为她做很多的事，也不起作用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司马攻面对兰姐感到很愧疚，也因此参透了一个道理“凡事都有一个例外。”尽管作为工厂经营者作者遵守商业法则，严格管理也是题中应有之意，但是他意识到自己可以更加随意一些，不应拘泥于固定的模式，以无为的心态去面对一些棘手的问题。就让它发生吧，又能怎样呢？反倒是严格遵守那些规定会限制人与人和睦交往的机会，也错失了向善的机缘。作者能悟到这一点，从中解脱，并诚心改过，体现了禅宗式的智慧。

《化得水仙开花来》，也是一篇充满禅意的文章。作者认为世间到处都有缘，但是缘分又看不见，摸不着。有些人会相识成为挚友，有些人认识后便忘了，有些人相识带来喜悦，有些人相识带来痛苦。为什么会这样？是一切注定的吗？这就是“缘”，解释不清，但好像冥冥存在。作者写到血缘，认为人是随缘来到世上的，从出生的那一天起，谁是你的父亲母亲，谁是你的兄弟姐妹，这种亲缘，是先天注定的，也是无法选择的。至于后来，你的老师和同学，同事和朋友，一个一个在你的生活里出现消失，那也是缘。你可以选择，但多半是随缘而聚，随缘而散。有的你把握了，成了你的好朋友或爱人，但更多的却只能与你擦肩而过，很快就走出了你的视野，成为路人。佛家说，同船过渡是缘。上船是缘的开始，如果船上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船一靠岸，各走各的路，也就是缘的结束，那么这份缘是很浅的了。就像他和读者的关系，如果没有缘，读者怎么偏偏于那么多文章中，读了他的作品。有些读者继续读，这缘就建立了；有些读者不读了，这缘便断了。作者写到当初有位朋友就是因为看了他的《水仙，你为什么不开花》而买了水仙给他，两人因文学而结下了缘。结尾作者写到“人有缘，地有缘，花有缘，文学也有缘。”全文一气呵成，都是在探讨“缘”这种东西，这种看似玄妙却又实实在在的东西。所以我们说司马攻骨子里是流淌着中华文化的血，他信缘，这是一种大智慧。

(二)哲思式的诗性智慧。哲学就是一种反思，哲思智慧体现在对平常事物的深度思考，探究其本质，并分析它与外在的联系。哲学在于不糊涂，能把世界看得更清楚分明而不是将就即可。“诗性”是说以富有诗意的语言来呈现这种智慧，因此，“哲思式的诗性智慧”是理性与感情的完美结合。要写出这样的文字不仅需要

作者的细心观察和体现，也需要作者擅于思考。司马攻的散文里就有许多这样的思考。如《鸽子的悲哀》，作者写到鸽子的可悲在于被人类欺骗，人们并不是真心的喜欢鸽子所谓的和平使者的含义，而是在乎它的肉香。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点，讽刺了人们的虚伪行为。

**“可悲的鸽子被聪明的人利用了，人们真正赞美的不是它的‘和平’，而是它的香甜的肉味！”**

早上，广场上飞起了千万只鸽子，人们鼓着掌，飞啊！飞啊！代表着友谊，象征着和平的和平鸽在飞翔。

晚上，大厅里的餐桌上，放着一盘一盘的红烧鸽子。早上鼓着掌的人们，又鼓着掌，请啊！请啊！他们很友谊地将和平鸽吃掉了！”

自己象征和平，却连自己的平安也难保。早上人们欢喜地看着鸽子是因为鸽子漂亮，象征和平；晚上人们吃鸽子时，却完全没有想到这层意思了，只管它的鲜美的肉了。多么残酷的命运，多么残酷的人类，多么无情的人类。作者透过和平鸽“和平”的表层，揭开虚假的面纱，直面其悲惨的命运，抵达了这一现实的本质。作者最后写到“我为它们有着一个美丽的名字，漠漠然地自身不保而悲哀。”一个美丽的名字，却有一个悲哀的命运，甚至与美好名字意味完全相反的遭遇，这确实叫人感慨。就像你祝别人身体健康，结果人家第二天就住医院了。这里从哲思上升到了对世界万物的同情和悲悯。他擅于比较，擅于联想，擅于“尺水兴波”，让文章意味深远，久读不厌。这就是司马攻哲思式的诗性智慧。

类似的主题在《我站在古董摊前》也有体现。作者写那些仿制的古董，对这类虚伪的东西大行其道十分感伤，接下来作者注意到一枝象牙制的厘秤，而这枝厘秤“懒得”为古老的是非作个公平的衡量。“这枝小小的厘秤怎有能力负得起那么多的错综复杂的，沉甸甸的重载。”甚至这枝秤自身也面对待价而沽的命运。公平已经无法衡量，而且连“公平”本身也可被交易、出卖。这样一思考，秤的意义就超出了其本身。这样的反思与追问是思维的锻炼，读者自然喜欢读。

类似的文章在司马攻散文里还有很多。我们看另外一篇《花环的梦》，这篇三百字左右的文章应该叫做散文诗，因为其描写对象美，语言也美，而且还短小精悍，充满哲理。茉莉花有她的梦，停在她花瓣上的蝴蝶有自己的梦，来采蜜的蜜蜂也有她心中的梦，当花朵被人摘下来后，编花环的人有了自己的梦，当花环被人献出后，梦就寄托给了陌生人。这一连串“梦”的转移，既是梦的承接，也是梦的转化。但是最后梦去变得不那么快乐，因为人为了各种目的使“梦”的传递并不自由，梦在“人”这里就终结了。“他们无可选择地被拿去献给陌生的人。他们的梦开始寄托在陌生的人的身上。”这是多么无奈又令人惋惜的事啊！作者

在第二部分接着写到一个编花环的女人的状况，她为了给爱人编织花环，打了千千万万的结，这些结结在她的心上，她解不开这些结。“她的梦渐渐地僵化。”作者巧妙地以编花环来象征一份执着的感情付出。由于付出的多了，也舍不得放弃了，感情就固定了，所以梦就僵化了。第三部分延续了这种思路，把花环的象征又上升了一个层次，且看文章的描写：

**“颈上挂花环的人更有他的梦。挂着相同的花环的人有着不同的梦。**

**美梦，噩梦，是刚开始的梦，还是即将结束的梦！**

**挂花环的人啊！除了你自己心中的梦之外，还有那花环的梦，织花环的人的梦，都加在你的身上。**

**颈上的花环好重啊！”**

挂相同花环的人有不同的梦，这不是哲学的表述么？这展示了一种外在和内在，表象和本质的区别。而一个看似简单的花环凝结了多少人的“梦”！正因为如此，这个花环显得格外的重。作者给“花环”赋予了诗意，并把爱的传递以“花环”的传递加载来象征，这就是哲思式的诗性智慧，道理讲得聪明巧妙，又富有诗意。

## 小 结

散文的“人格本体性”，是指作者把带有浓烈的个人风格的体验和情感融入到文本中，使散文具有了与作者人格相一致的气质。司马攻的散文由于作者的个人经历——早年从中国移民到泰国，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成年在泰国经商的起伏，使其经历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中年游历欧美各国，是心灵的放松和灵魂的寻找。——而带呈现出几个特点：精神主体的独创性与心灵自由化，融入与表现本真的生命内涵，禅宗式、哲思式的诗性智慧。一，精神主体独创性是指司马攻散文“敏感多情（特别是乡情）”，“笔调温和”，“化俗为雅”，这是司马攻散文的几个标签。心灵自由化指的是因为作者无所他求，只是纯粹的兴趣，又不受政治、金钱的束缚，可以自由表达情感和想法。二，表现本真的生命内涵，首先“本真”包括心灵的本真、感情的本真和生命的本真。这里主要指散文以表现生命本真为主题，关注生命体命运的特征。笔者主要列举了《抗浪鱼》中对抗浪鱼拼搏精神的赞扬，和对人类利用这种精神来捕杀抗浪鱼的反思。另外还有作者的悼文，这些文章都是作者发自内心，受着强烈的情感驱动而写的，所以是集中体现他本真的文章；而且这些悼文对生命长度，生命轮回的思考都体现了深刻的生命内涵。三，禅宗式、哲思式的诗性智慧。禅宗是中国传统诗性智慧的最典

型的凝结，哲思则更多的带有西方思辨哲学的特征，由于司马攻受到多种文化的熏陶，他可以同时做到二者兼有，这在他的散文里并不鲜见。笔者列举了《兰姐》（讲述作者悟道“凡事皆有例外”，不要拘于刚性规则）、《化得水仙开花来》（讲述血缘，人缘，文学缘等“缘”，表现“缘”的玄妙和实在）说明其禅宗智慧，列举了《鸽子的悲哀》（鸽子名为“和平鸽”，却自身平安不保，被人类贪食）、《花环的梦》（花环的各个环节都是情感的传递，花环不是花环，而是爱、梦想、希望的凝结）说明其哲思智慧。至此，我们完成了对司马攻散文人格本体性的探讨。

